

馬華文學

23

2014年12月



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出版

马华文学 网络版双月刊

顾 问 / 叶 啸

陈政欣

主 编 / 方 肯

编 委 / 吕育陶

曾翎龙

伍燕翎

卢佩伊

杨嘉仁

校 对 / 卢佩伊

封面插画 / jlim

内页设计 / 余锦文

封面题字 / 黄金炳

出 版 /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um of Malaysia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ina Malaysia)
Lot 9.09, 9th Floor, Sun Complex,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网 页 / <http://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

邮 址 /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面子书 / <http://www.facebook.com/mahuawenxue>

出 版 / 2014年12月1日

赞 助 / 林登大学 Linton University College

版权所有 欢迎转载 免费下载
转载请注明刊出期号

马

目录

02 主编的话

专栏

03 褪色 / 黄琦旺

04 被禁止的事物 / 杨嘉仁

05 以他们的存在来思考他们
/ 王修捷

小说

08 重考 / 杨文业

23 夜 / 赖殖康

散文

24 像少年一样飞呀飞 / 牛油小生

30 雨花茶、失眠夜以及人生的

数字危机 / 吴岫颖

38 如果猫会凌空飞翔 / 阿紫

诗

42 Departure / 郑羽伦

43 时光娃娃 / 郑羽伦

44 弱者的歌 / 空白

45 摘星 / 赖殖康

46 朦朧 / 郑羽伦

47 阳光的约会 / 程可欣

48 舌头 / 陈伟哲

49 爱着爱着、黑夜 / 陈伟哲

50 2014年金帆图书奖获奖感言
微型的武吉 / 陈政欣

52 马华文坛消息

58 书讯

66 稿约

华文文学

王如生

第23期
2014年12月

主编的话

今期的小说、散文和诗版来稿
甚是丰富。

小说版杨文业的《重考》，朴实且不过度堆砌辞藻，深刻描绘补习班两个学生的生活，在无法自主的年少试图自主，看似反抗却其实无能为力，颇耐人寻味，不禁令我想起本地导演刘城达的电影《口袋里的花》(Flower in the pocket)之氛围，单亲家庭的两兄弟悠悠度日，相依为命，而父亲常不在家的故事，幽默中有忧郁，忧郁中有满足。

6字辈专栏，黄琦旺老师突破字数的限制，叙述她归家时发现的〈褪色〉。

特在此节录7字辈专栏和8字辈专栏里的两句话，与大家分享。

“文字若有心，也有种，其实不会计算那么多。”——
〈被禁止的事物〉 / 杨嘉仁

“削弱一个族群的文化，首要在于削弱它的语言。”——〈以他们的存在来思考他们〉 / 王修捷

12月号的《马华文学》，是我主编的最后一期。衷心感谢大家这两年来支持——读者、作者，以及曾给予《马华文学》协助的各位。

下台——鞠躬。

方芳

6字辈专栏

黄琦旺

出生于雪兰莪双溪威。爱阅读，
想写作，以教学为生。



褪色

我结婚以前常到乡下探望我的母亲，那时她还活着。她的房子，一座小农舍，被一个花园围绕。一座小花园。完全被遗忘，簇叶丛生的花园，很多年都没有人照看。而且我认为那里面从来都没有人。当时，我母亲已经病得很厉害了。她几乎没有离开过她的房子。然而，在荒芜的花园中，有些非常美丽的东西。是的，现在我知道是什么了。当天起晴朗，她常常坐在窗边……看向窗外。她的窗边有一张专用的椅子。——塔可夫斯基电影《牺牲》

母亲放弃整理屋外花园后，我们从没有在意过。

我天生不具有绿手，倘若要收拾也完全帮不上忙。铁篱外有两棵高耸向天的扇芭蕉，篱内是成排生机勃勃乱窜乱钻的茉莉丛。茉莉丛前面母亲用砖和碎石沿着篱下一径围了两尺宽的垦地，翻松黄泥加入黑泥作基肥，种了各式各样的植物：黄竹、葫芦竹、桔子、黄金露、玫瑰、九重葛、百里香七星针铁树菩提……唯独不种菜。

是的，不管生活拮据与否，她总会沿居所边辟一块园地。我们住在矿地那些日子——矿厂公司厝的对面，一间小小的木板屋，屋后边有一片沙地，沙地靠河那边是印度人的香蕉园。母亲在沙地上逐渐种了许多好看的植物，就是不种菜。房子西角好几柱与屋檐等高的六角石仙人掌，沙地中间一圃玫瑰花丛，花圃后用木架撑起黄蝉花，几棵黄梨，一排许多株变色叶。出门十来步傍着一棵水蓊，树下团团拥簇的是紫色的红竹叶和茂密的班兰叶。还有高低不等的木瓜树，除了红竹叶会用来煲凉水、班兰叶煮糖水之外，其他植物包括黄梨木瓜都供观赏。某日半夜，大伙被爸爸叫醒单只为看六角石仙人掌打朵开花。朦胧惺忪着眼，静夜十来朵大白花啾啾啾绽放的声音相当骇人。姐姐说那是昙花一现！我不算喜欢这块沙地，但依稀记得大早起来就会到沙地上堆沙，用树枝乱划。到中午吃饭就会手脚发痒，眼睛发红肿胀，多是飞蛾蚂蚁毛毛虫蜘蛛网造成的。六角石那里的屋檐不知什么时候藏了好些蜂窝，过了一些时候父亲在晚上带二哥爬木梯到檐下横梁用火熏蜂。有些蜂乱阵中失去了方向，我们几个小孩吓得到处躲，大家都躲过了，唯有我被蜂钉。手臂肿得……三哥哥说那是因为我穿紫色的衣裳，蜜蜂喜欢紫色。第二天一早我看到水井边挨着形状诡异的蜂房，兴奋了好几天。

因为二哥要娶老婆，父亲获大哥资助买来木板三夹板锌铁长木条等建筑材料，请几个工人把小木屋拆掉重盖，沙地的植物全推掉。木屋前公司厝旁有一间废仓库，因为守仓库的工人死去了，矿厂红毛老板把仓库给了当矿工的二哥。父亲让工人把仓库改建，隔成两房一厅，打上楼板给我们几个小女孩住。仓库和新房子成了一个“三合院”，中间铺水门汀。没有了沙地种植，母亲还是沿屋边挖了一长排半尺的沙石沟，挤挤种满粉红色白色交杂的韭莲。朵朵可爱的小花朝九晚五开开阖阖，给我们添了不少趣味。

搬到大哥大同花园的洋房，母亲什么都没种。那大洋房有两棵芒果树，沿篱内种成排茶树，篱外则是扁柏，显得严谨肃穆。那时我们几个少年男女总爱爬树在小芒果上用圆规雕自己的名字，等果实大了字被撑大，沾沾自喜。倒是某一年厨房外傍山壁处，母亲结绳成网种了一次冬瓜。冬瓜熟了，弄了一个冬瓜盅，一家大小围盅喝汤。后来因事迁去跟大姐住，甲洞花园那排屋什么植物都没有，屋前屋后都拉绳子晒衣物。

搬到这间房子后，母亲又开始绿化。一年前她关窗时不知何故手肘骨折，此后就不大打理庭院了。没有雨水的时候我偶尔浇浇水，让植物不至于全枯死。母亲的手肘打了一个月的石膏，骨头却没有弥合。X光片里显示肱骨和桡骨关节处错位重叠，严重的骨质疏松使她的骨头如枯枝一样——再经不起日晒风吹雨淋。她开始喜欢坐在五脚基的藤椅上，望向庭院一意孤行的枝茎根叶。许多细小的蔓藤在她脚边小猫那样的乞怜。

岁末大扫除，我乘姐姐把母亲带出外游，尝试整理房子内外。家务事不难，但如何收拾？里里外外母亲的气息威吓我有限的思路，大小器皿物件无不存留她的情感印记，我迷失在身心积累成的一座森林？怎样丢弃那些替代她言语的形迹？犹如那日益颓毁的庭院，屋里空间不知不觉被母亲的习理化成了泥土，把一切事物固蒂深根。我对这十年的居所产生严重的辨识障碍。

有一日终于提起勇气买了几盆九点花打算覆地而种，如同心虚的懒孩子面对严厉的妈妈，踉踉跄跄的以自己的感觉去瞎摸庭院这些植物。这个庭院其实从来没有颓毁，反倒是葳蕤逼人野心勃勃。我清除母亲园里的储藏柜，把花肥和羊粪肥泡水发酵后，给所有植物作最后一次母亲式的追肥，然后决定不再施肥！一周后洗衣间外的那棵素馨花树猛掉叶，厚大的叶“哆”声飞落如无数的拖鞋从树上抛落。接着光秃秃的枝丫、枝杈枯掉并脱落。

一周后，母亲的股骨不胜负荷，髌骨关节脱落骨折跌倒地上。在医院半个月，作了手术替换关节植入螺钉。出院回家，素馨花茂蕊如常，花朵带着遗香飞落。我那时在某间学院上课，看到学生在院后空地设计锁眼堆肥由内到外循序分种花菜，妙想天开自己在母亲的庭院也设计了一个锁眼，胡乱堆肥。姐妹们並沒有支持我，但也不阻止。我不知道自己可以收拾什么，面对那块永续的肉身，清理杂草和野生的植物，唯一的思路即是植物根茎的攀爬和蔓延，用手腳上的刮痕推演。

今天刚收拾了那长得太高的观音竹，昂头看擎天而去的芭蕉扇叶又趺拉坠地了。本來想拉铁蒺藜网种白香果，後來想它先声夺人的缱绻攀藤会不会把我淹没？还是先把妹妹从别处搬来的蓬萊葉種好，把水梅、百里香、榕树裁剪裁剪算了。母亲支着四脚架在五脚基来回逡巡，像走快了的分针秒针。有几次却又停伫呆立远望篱外的菩提树，我从她背后追寻那风景。（苍茫的眼神里是狼藉一片的庭院：草地绽放鬼针的陌生，池塘浮起人厌槐叶的焦虑，我愚昧的野生栽種概念，和颓毀的佈局。看看那些植物，它们有“收拾”的概念吗？我犹豫着植物是否要我插手，葵叶棕榈干上早密密麻麻爬满抱树莲。我今日拔除池塘右上邊的小紅花草，清理好準備給那些掙扎得很辛苦的孤挺花，墙下芒萁已肆意披盖，大展野兽派风姿。）市政局两天前已来砍掉了十五年的大菩提，它的生长过激，召唤风雨雷电，非我们思路所可企及。母亲是因为听不到菩提风雨声所以向远方凝注！

我搜集厨余剩食，家人也主动把剩食留給我处理，我喂给泥土。堆熟的肥一包包裝起来，还给土地。我问母亲：不如种点菜？母亲沈默，慢条斯理的从口袋摸出小梳子缓缓梳起白亮的发。我突然想起诗人达里欧的卷心菜——呃！那硬硬褪了色的玫瑰。^馬

有一次，我决定整理一下……那座花园，也就是除草、焚烧野草，剪除叶子。我想按我的品味把院子翻新……我帶着大剪刀和镰刀到那里，剪草、锯树、除野草，我几乎把鼻子都贴到地上去了……我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她都不下床了但是我希望她能够……坐在窗边看看，她的新花园。然后我坐在椅子上，透过她的视角，欣赏我的成果……你猜我看到什么？美景不见了：那些未经修饰的美。我感到恶心，只剩下暴力的证据！——塔可夫斯基电影《牺牲》

7字辈专栏

杨嘉仁

1977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博特拉大学生物科技学士，
企管硕士，现任职创业投资管理公司。
曾获马来西亚大专文学奖诗和散文组奖项，
作品收入《没有别的，只有存在》和《有本诗集》。



被禁止的事物

《当今大马》新办公室新张志庆，遇见画批判漫画的祖纳（Zunar），他的微笑可牵动眼角，目光温和，看不出是一个“危险”的人，数本漫画曾被禁，被充公，也曾被煽动法令下被逮捕。书摊负责人指着以安华案件为主题的漫画笑说：“这是最新的，还没被禁，赶快买，说不定很快就买不到了。”

祖纳最新的漫画本子第一页画着一枝笔，斜靠在类似瓶子的一个笔筒里，文字写着：我该如何中立，连我的笔也有立场（原文stand，意指笔筒，语带双关）。

去年在釜山影展遇见新加坡纪录片导演陈彬彬，她当时为亚洲首映带来的〈To Singapore, with Love〉（〈星国恋〉），最近被新加坡媒体发展局列下没有正确反映历史事实的罪名，禁止公映，继而上诉失败，成为无法在新加坡公映，却让许多新加坡人跨越长堤在马来西亚观赏的禁片。

长堤这一端，我们也有黄巧力执导的《新村》，仿佛将继续深藏在马来半岛历史的莽草下，暗无天日的地下水道。

至今依然当睡衣穿的一件旧T恤，上面绘着一个很大的波罗蜜，绿色已然斑驳，记录着时间的水痕——那是十年前阿米尔（Amir Muhammad）的纪录片〈Lelaki Komunis Terakhir〉（〈最后一个共产党人〉）的宣传T恤。该片子只提及陈平（骨灰也被禁的人）一次，获电检局通过，曾为警方政治部办过特别放映会，最后却被内政部禁掉，理由自然莫须有。

创作人继续在处理政治相关内容方面被施压、被下禁令，在这个亚太地区各国政府强推网络发展、文创产业和创意经济的年代，显得霸道、老气横秋、格格不入以及自相矛盾。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召开文艺座谈会，对着王蒙、莫言、张抗抗、贾平凹、王安忆、冯小刚等，强调人民的文艺。

各种可软可硬，有形无形的体制压迫，一直都存在，创作自由在法令下是被“赋予”的。透过作品来抗争的创作人，寥寥可数。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下，一旦获得政府拨款，或和体制内的机构合作，势将被解读成和执政者达成某种交易，为政治服务，不管事实是否如此。

事实可能是，大部分的创作者都有意无意地回避政治相关的创作内容。刻意回避，可能是功利使然或风险考虑；无意而回避，可能因为本来就是就不感兴趣。剩下是最前线的人，把自己豁出去，孤独地冲撞体制的高墙。

马华文学相关创作奖项之参赛规则，数十年不变的传统是：不得碰触种族、宗教和政治等敏感课题。至今是否有文学奖承办单位有胆识把这条款从竞赛章程中拿掉呢？

相对于电影和其他艺术创作领域，马华文学出版少见禁书。吊诡的是，文学创作的“风险”相比之下其实是最低的。写一首“敏感”的诗触动报章总编辑神经线，最多不获文艺版刊登（被投篮是写作人必经之路）；出版一本“敏感”的小说而不获发行，顶多让出版社损失五千块印刷费（不是数百万元的电影制作）；写一篇痛批当政者的散文参加文学奖，获奖了也顶多获得报章刊登一次，或被结集出版，皆是连同其他作品共同发布，风险分散至最低（谁会为一篇散文而关闭一间报馆或出版社？）。有那一条法令是白纸黑字限制着文学奖呢？文字的方块之间，躲在各种明喻暗喻意向背后的“政治演说”，那么主观那么模棱两可，“山洞”法令又能如何捉摸？

况且多才多艺的马华作家并不以写作谋生，也无法仰赖国家级的马华作协支付薪水或提供官职，被列入黑名单（若有）又如何？近八十岁的老诗人A.Samad Said都已抛下国家的冠冕，走上街头了。

再看看迈入15年的《当今大马》遭遇过的种种：“我们甚至被一名首相形容为叛徒，并被另一名首相起诉、我们的网站被攻击，网络服务不时瘫痪、我们一次又一次被踢出去记者会、我们被警方搜查，其中19架电脑还被拿走。当这些攻击都无法打倒我们时，他们甚至使用‘黑魔法’，向我们泼红漆，把一只几乎断气的鸭子摆在我们公司门口。”

文字若有心，也有种，其实不会计算那么多。马

八字辈专栏

王修捷

八字辈，音乐人。自小喜欢音乐、文学。
相信诗比历史更为真实，音乐比一切更贴近人心。



以他们的存在来思考他们

用餐时遇上来自故乡独中的筹款队。那些白衣黑裙的女孩，总给人黑白分明的两极化感觉。这些年筹款不易，学生们的足迹早遍及雪隆区。有时遇到善心人，捐款不会吝啬，有时却遇到冷言冷语的人，会当场刁难她们，甚至责难。

那些责骂他们的人，无论多么言之凿凿，总让人齿冷。要维持华教不易。华小或独中，历来各有各的困境。有心人都懂华小要争取资源并不容易。丹州种族隔阂政策不强烈，国小甚至会主动把过剩的资源偷偷捐给华小。独中则更为凄惨。偶尔三年一度，貌似得到政府特别拨款，到最后往往总会凭空蒸发大部分款项。这些事情不足为外人道，也不是本文重点。但这些学生自力更生，捐款中途倘若受到华人本身的排挤，就很莫名其妙。

这些日子，有句话让我再三思索。“让我们以他们的存在而不是他们的不存在来思考他们”。这句话出自萨伊德《文化与抵抗》。这本他最后的访谈录，记录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它所诉说的，不一定是以巴冲突，而是能放诸各界的一种想法。

虽然萨伊德谈论的本来是好正面的事，但“以他们的存在来思考他们”并非只是善意的。同样的，如果当权者想要消灭某些族群，也会以这种思维来下手。如果当权者针对某族群“以他们的存在来思考他们”，发现他们是勤奋的族群、活跃于商界的族群，或对经济或金融界涉猎甚深，那就针对性设立不利于他们的条例，逐渐让他们的存在变得式微。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八十年代银行业蓬勃，到如今，政府插手管制下，如今仅剩一家银行由外族人经营，从这系列变化中便可以看见种族政策的端倪。

而文化，却是抵抗同化的手段，或抵抗政治认同的一种手段。萨伊德也说了：“凡是政治认同受到威胁的地方，文化都是一种抵抗灭绝和抹拭的方法。文化是‘记忆’抵抗‘遗忘’的一种方式。”而削弱一个族群的文化，首要在于削弱它的语言。我亲眼看过许多对中华文化热诚的本地华人，因为自小受英文教育，因此无法深入中文典籍。最后，对文化的认知，或文史哲方面，他们尽管努力，理解力却只能企及文化表面，遑论深层文化。这事颇为可惜。因此，华文教育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最后的资本。别等资本耗尽才来后悔，才来争取。根不断，树还有生长的可能。倘若根断树枯，到时一切就太迟了。无论如何都要记得“以我们的存在来思考我们”。

我并非危言耸听。高高在上的那些人们，正以我们的存在来思考我们。



/ 杨文业

房间

喀啦啦喀啦啦，象牙麻将碰撞着，慢慢静下来，匆匆叠起来，反反复复，一圈一圈……是傍晚了吧？光从窗帘破洞射进来，斜斜直直软软的一束，空中的纤尘纷纷扬扬，闪闪发光，浮着上，又像落着下。肚子空空的，咕咕乱叫，这是饿，以前我们都吃什么来着？哪里还记得……喀啦啦喀啦啦……

补习路上

在那排双层店铺斜对面，他们连报纸也没有铺，就这样盘腿坐在草地上。我放慢脚步，远远的看着他们。夕阳照在他们金黄色的头顶发梢上，约莫有两个人，低着头，像在咕哝着什么。

“他们这是想家了。”锦华突然冒出这句，也许已留意到我的目光。

“想家？想家就得坐在草地上？”我不解。

“他们在家乡就是坐在草地上的。”锦华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但我没问。他挥手把停留在小树叶片上的苍蝇赶走。我们继续朝大街走着。才走几步，苍蝇又飞回到原来的地方。

“他们家乡在哪里？”我问。

“孟加拉。”他看着他们说，像是想确定一下。

“听人说缅甸人也是这样的。”我很好奇。他踩到烂果皮，滋一声。

“你是说坐在地上？”他问。

“我是说他们的样貌。”我说。

“他们比较黑，那个才是缅甸人，”他指指骑着脚车迎面而来的一个男人，后面载了一个女人。我拍拍他的手肘，伸直食指和中指贴在唇上。他从背包里掏出烟盒，递给我一根，自己含上一根。

“……呃，也可能是越南。”他补充说。

“两个都是？”我问。

“这很难说。”他摇摇头后说。

我们走到大街北端的加油站，时间还早，太阳还没开始被红瓦屋顶吞噬。

“我喜欢她。”他的语气很坚定。

“你确定？”我问。

“嗯……”

“喜欢她什么？”我问。

“有自己的想法，像我爸。”他说。

他和隔壁班的玮心认识还不到一个礼拜。我只看过她一次，很瘦，齐装，眼睛又大又凸。没骗你，真的很瘦，校服松松垮垮的。几天前她在课室门口罚站，听锦华说她站了整整两节课。

我饿了。

“去吃旧街场nasi lemak。”我提议说。

“身上有多少钱？”他问。我掰开钱包给他看。

“去吃嘛嘛吧。”

我还是叫了nasi lemak。我们也叫了两杯teh tarik。过来写单的身上狐臭，我尽量屏住呼吸。

“你看她说什么！”他抓着手机两侧，屏幕朝向我。我想接过手机，他赶紧缩回去。

“就这样子看。”他几乎把手机伸到我鼻尖。

——我管不了别人怎么看，做应该做的，做心里想做的。

他给我看的就是玮心的这则短信。

“我好像在哪里听过。”我说。

“她真够力。”锦华说。他忽然站起身，挺直腰，迈着大步在桌边来回地走，说：“她就是这样走到白板前面，当着老师的面跟全班同学说出自己的想法……够力……”

我没告诉锦华我觉得她实在太瘦。

到了补习中心楼下，我正要按铃时，锦华又说：“我不想上去。”

“上去做做样子吧，别让老师难交代。”我边说边按铃。

我对着闭路镜头笑一笑，白钢门“嘟”一声开了。



代课老师

杨老师生病不能来，找了一位姓潘的来代课。四个坐在后面那排的谈话声一阵大两阵小，垂吊在天花板的风扇嘎嘎叫，非常不顺耳。

姓潘的问了很多问题，譬如上一堂教了些什么、杨老师怎么个教法、两个小时里面平均休息多少次等等。我很耐心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还建议她重新讲解国语上册第二单元里有关命题作文的学习方法。锦华却对老师不瞅不睬，老低着头瞟他的手机。我发现到姓潘的开始露出不悦的脸色，连忙踢一下他的拖鞋。他啧一声。

“你在看什么？”姓潘的问锦华。

“没什么，随便看看。”锦华说。

“再看手机就没收，快把课本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姓潘的加重了语气。课室顿时静了下来。

锦华默默地从背包里取出国语课本，姓潘的没再要求什么，并采用了我的建议，开始讲课。

课室里蚊子很多，我手又痒脚又痒，一直有黑点在眼前掠过，多么希望马上可以下课。锦华的后颈上也出现了红斑。我不知道其他几个静静坐着的同学有没有同样的难处。

差不多要下课时，姓潘的用一句话总结我们的学习态度：

“国语考不好，进不到大学的话，你们的父母会多么的失望你们到底知道不知道？”

我爸不会失望，我知道锦华现在心里一定这么想。

游戏

“他们又吵架。”

学校后面的巴士站蓝蓝白白一堆站着很多人，一辆巴士刚刚驶走，后面拖着一团一团的黑雾，那些人都暗下来了。听到锦华说他父母又吵架，我估计又是同样的原因。我呷一口cendol，把里面的玉黍蜀粒舀进他的碗里。印度大叔刷刷刷的在刨冰，好像不曾停过手。

“在你面前吗？”我问。

“在房间，他们又以为我睡着了。”他说。

“你爸又提起示威？”我问。

“我听到了五次‘死’字，都是妈妈说的，说得很重，”他开始想像，然后模仿起他妈妈来。他抬起双手，瞪大眼睛，念出一些和“死”有关的骂人话：死远点啦、任由我们死啦、去找死啦、你死你的事啦、死不要脸啦……

“我爸的声量很低，我没听清楚他说什么，只听到一些不连贯的抱怨声。”他冷静下来说，仿佛觉得有一点不甘心。

吃cendol的人越来越多，身边出现了几个色泽单调的书包。很闷热，我站起身说走吧。

我们决定到电子空间玩一两个小时的线上游戏，那里人比较少，也比较便宜，不过冷气机时常坏。

幸好，今天的冷气还可以，只是那呜呜声时大时小，很难适应。我们一人要了一罐可乐，可惜这里没有冰。

锦华和我各属于不同的军团，他的比我的强一些。他攻下了几个不太重要的敌方军营，浪费了不少武器和士卒。我比较注重防守，人力、粮食和武器一直维持在一定的战斗水平上。他时不时啜着他的可乐，激动地说“只管拼命的炸，炸到它够够力”，仿佛那就是他唯一的战略。还好我们不曾正面对垒，经过两个小时的厮杀，结果是他的战斗能量微微升了一级，而我的排名则保持不变。

锦华今天没提过玮心，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



玮心的家

锦华提议今天不去补习，我附议。

“我爸去了外国。”锦华说。我们正在看别人打篮球，一班高矮不齐的人在追逐。

“我们去哪里？”我问。

“除了补习，哪里都可以。”他说。一个穿红色背心的高个子投进了一个三分球，球场边有两三个女孩拍手。

“这太容易了。”他自言自语。那对我来说可不容易。

“告诉我，你现在最想去的地方，我哪里都奉陪。”我说。

“走，去找玮心。”他说。

我有点后悔，但义无反顾。

锦华跟踪过玮心一次，知道她的家就在对面的新村，不是很远，但要越过两条各有三条车道的公路。行人天桥要走大约半公里才有。



“过马路吧。”他说。我犹豫了一阵子，也同意了。

下班时间，车特别多，但不特别快。我们站在公路边，仔细观察了一番路面的情况。我们估计克服了面前的三条车道，一直冲到公路中间齐腰的路墩后，便可以算是成功了一大半，因为对面从市中心回来的车流量大，车速相对也比较慢。锦华在我的右边，我们说好，他不动我不动，他一动我也动。三分钟过去，我们还是逮不到适当的机会一起动。

“让我试试看。”我有经验，我相信我能够胜任。他没说什么，径自从我身后绕到我左边去。

“我说‘冲’我们就冲。”我强调说。他点点头。

我看准了一个大好机会：最外的车道有一辆深蓝色的车正在奔驰过来，但其他两条车道的车和它最少也有六十米的距离。这意味着我们将会三到四秒的时间先越过里边两条车道，到时便有不超过两秒的时间趁蓝色车驶过去后，抢在紧跟在后的车之前冲向路墩。我把心跳暂停。

“冲。”

碰到了路墩的同时，我听到了一阵很长很愤怒的汽笛声。我看看左边，再转头，却看见锦华还在那里站着。

● 大食会

锦华的爸爸出差回来了，听锦华说，他完成了一项大工程。锦华下个星期六生日，他爸爸坚持为他搞一个大食会，锦华说他起初有些抗拒，但最后还是屈服了。

锦华让我欣赏他的新手机，我掂在手上，感觉既轻盈又实在。那是他爸爸提前送他的生日礼物。

“爸爸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笑容比以前多得多。”锦华说。

“那很好，你妈妈一定很高兴。”我说。

“我想是的，隔着房门我也能听见他们小声说大声笑。”他一边说一边缓慢地搅动着丝袜奶茶里的冰块。

他举起手，一个穿制服的招待员走过来。锦华以为他是马来人，跟他说了句马来话，但他听不懂，于是锦华翻开菜单，指一指炸苏东的照片。

“有时我真不懂该跟他们说什么话才好。”锦华埋怨说。这句话说得好。

锦华说他爸爸多给了他五十块的零用钱，非要请我吃我最喜欢的旧街场。可惜，我胃口不好，不敢点太多，只要了一杯冰柠檬茶和一块菠萝包。

“打算邀请玮心吗？”我问。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络了。”他说。我猜这应该是“不打算”的意思。

苏东端过来了，炸得油亮金黄，这我也爱吃，只不过今天实在没什么胃口，我坦白告诉了锦华。

“我不过是想尽快把零用钱花完。”他说。

当他叉起第一块时，我点燃了第三根烟。

我居然有些希望锦华能够邀请到玮心，或者取消即将来临的大食会。



雷雨

雷公持续不断地响，闪电东一撇西一捺，看来很快就要下雨，而且将会是一场很大的雨。

手机响起，“出来，我在天桥边等你。”锦华说。

“现在？”

“现在，快。”

我匆匆忙忙拿了一把缩骨伞，径直往天桥小跑，即是那天被我们抛弃的那条行人天桥。

气喘呼呼，我终于跑到了桥底边的巴士站，有两个人在那里等着，一个站一个坐，但两个都不是锦华。突然眼前一下闪光，我来不及做好心理准备，被紧接着的轰隆巨响吓了一个踉跄。跟着哗哗哗下起雨来，我急忙打开雨伞。

霎时间我的视线就更模糊了，大风呼啸，雨点几乎横着飞，四周骤然变成濛濛的一片，我还是看不见锦华的踪影。

我双手攥紧脆弱的雨伞，朝桥上望去，发现大道中间路墩对上的位置站着两个人，分明是一男一女，都穿着校服。女的背着我，但背影在朦胧中也显得非常瘦削；男的肤色黝黑，稍微高一些，样子很难看得清楚。我依稀看到那个男子手里举着一支褐色的什么东西，在下巴部位上下抖动着。

我眯缝着眼睛，原来是在舔舐着冰淇淋。

男子把手上的冰淇淋送到前面去，也许是想让那个女的也舔一舔，但我无法确定。

就在这时，一道四分五裂的闪电从天而降，把两人狠狠地照得闪闪发亮。我眼睛不眨，目光顺着闪电尾巴移动，直到它消失在桥的另一头，锦华倏地出现在我的视线中。

他浑身湿淋淋，直挺挺地站在遥不可及的那一头，“手无寸铁”，凝视着桥上那两个人，活像一条刚刚捞起的鱼。相信他肯定也看得见两个人正在奋力相互扶持着，用自己的书包为彼此遮风挡雨。

我想转移他的注意力，急急拨了他的号码，却进入了语音信箱。



❁ 惩罚

锦华罕有的在我面前红着双眼。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他说。

我忖度着他指的是我们的国语成绩，还是手机摔坏的事。

“爸爸居然会为了这个而取消生日会。”他补充说。

“这不是如你所愿吗？”我问。

“不是。”他盯了我一眼，似乎认为我本该更了解他。

“他要把我转去别的学校。”他说。

“这不是学校的问题。”我说。

“我当然知道。”他闷闷地说。

我们有样学样，坐在离篮球场不远的一片窄小的草地上。打这里经过的人比较少，太阳在我们的身后，地上两条长长的黑影一直延伸到沟渠边上去。

“想不到他这样子来惩罚我。”他说。

脚趾突然传来一阵刺痛，我反射性缩起脚，一只绿豆大小的红蚂蚁依附在两只脚趾之间，我用食指出力按下去转几下，它竟然还能动。

“哎哟！”锦华跳了起来，不用说他也中了招，地上原来一早爬满了这种红蚂蚁，但要定睛看才能看清楚它们。我们扫扫屁股，互相仔细检查一番。

我们继续瞎逛，漫无目的。

一只乌鸦在路中央慢悠悠地撕扯着被碾扁的老鼠尸，有车快要驶过来也不屑一顾，但关键一刻总也飞得及时。我们对这种情景十分熟悉，或许老鼠都爱莽撞过马路。

“她怎么会在这里？”他诧异地问。我循着他的目光，看见不远处一个瘦削的身影。看见她我也感到诧异。她穿长袖衣加长裙，依然松垮，戴着一顶过时的帽子。

“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我催促他。

他还是站着不动，我担心玮心走得更远了。

“去啊，去追啊！”我双手推着他的背脊说。他勉强往前小跑了十几步，停了下来，悻悻地转头。

视线越过他肩膀，我瞥见玮心和那个黝黑的男子肩并肩走着。

● 补考

“原来我们也有走运的时候。”我说。

校方发现考题严重泄漏，成绩一律作废，全级学生必须重考。

“一想到准备考试，我就想呕。”他说。

“假如这次及格，你爸就不会逼你转校了，”我说，“对不对？”

“我讨厌国语。”他说。

“我们总不能喜欢上所有科目。”我说。

“或许转校也好。”他说。

我发觉锦华越来越难捉摸。

“想放老师飞机吗？”我问。

“我无所谓。”他答说。

那走吧，我踩熄地上的烟蒂后说。

杨老师大略传授我们一些补考的诀窍，还预测说已经泄漏的题目大多数不会再出。

“这不过是先喝了孟婆汤才让时光倒流罢了。”他说得没错，我们都有一考即忘的本领。

我们都不晓得能够怎样更好的准备。“也许只欠一点运气。”



房间

… …天肯定是阴阴的，街上的人也照常的三五成群，铺子大多都是关着的，总会有三四条野狗在门前睡懒觉。我吃完炒面将会走到店外面去，只为了能看清布满乌云的天空。



你

你得转校，而且得搬家。哦，显然两件都不是坏事——你爸说你们将搬到更大的屋子去住，你自己也将转到更大的学校去读。这些日子我少了你这个伴，这可不是一般的伴，别人心情不好便抽烟，我却连烟都没心情抽。哈，常常独自走在那条熟悉的街上，看见地上那些从孟加拉，或者缅甸，又或者是越南来的人，窃窃私语……他们在想家，你准会这样说。马

夜

/ 赖殖康

两条肉虫於床上匍匐着，以身上敏感的触觉试探着对方。在凝固的时空里，只留下以肉为前进的方向。

她于漆黑中喘气、呻吟，就连薄凉的风也被惊走，余下体内汗水蒸发的热雾。A的消失尽在她的计算中，而在她身后蠕动的B也不过是她临时的玩物。

搁在床边的手机响起，B按下了接听键说：你好，我是A，在忙。待会再给你回电。马

像少年一样 飞啊飞

/ 牛油小生

宽柔中学的大草场，一侧是一长排水泥砌成的简单梯田式看台，看台对面那侧是草地尽头，小悬崖下方原是为两排单层的课外活动团体活动室，后来被拆除改建了两栋五层楼的活动中心大楼，几乎所有音乐团体都搬了过去，华乐团二十四节令鼓钢琴协会什么的，齐鸣，由二楼一道小桥联系着，鼓乐喧天，把海峡的风景尽数拦腰斩断，而位于校园边疆的篮球场就显得更遥远了。

草场四周种了一圈粗壮的青龙木，长着薄翼的种子萧萧落下的时节，来不及发芽的种子铺了一地枯黄，而学生们穿着蓝领体育服追逐着一棵棵青龙木，完成十二分钟跑的体育测验。男生需要跑满六圈才算及格，但绝大多数并不在乎，与同学漫步闲聊，直到接近老师记圈数的地点，才假装奋力跑动，甚至有人干脆放弃，反正体育一周仅两节课时间，对总平均影响不大，或也只有矢志打破纪录的校队队员，碍于体育老师素日关照的情面而卖命跑圈，以至于对最终的圈数结果锱铢计较。

草场另一侧是步上山顶主要教学楼的坡道，再一侧是陈旧的室内体育馆。说是室内，不过是在篮球场上架上大棚盖而已，每当下雨天球场四围总还是被溅湿，若遇到比赛，篮球队预备队队员就得拿着拖把在场边候命，随时准备擦地，比场上球员还忙。

室内体育馆的篮筐比边疆篮球场的要大一圈，提高了投球命中率，或许是这个原因，重要的比赛都在这里举行，大概会更具观赏性，有遮盖没遮盖原只不过个幌子。

放学后许多学生喜欢到体育馆的看台消磨炎炎下午时光，聊天打闹做功课，看校队练球，或偷看其他班上体育课的情景，哪个俊俏男生或漂亮女孩。还有一次，校外私会党的小头目领着喽罗追打几个高年级学生，追到体育馆才下手，一阵好打，像是刻意为之的表演，在众目睽睽之下互殴，惊散一滩白衣少年少女。

室内体育馆木头搭成的小看台，一条条横木板被涂鸦了不知多少回，关于情爱和泼皮谩骂，一如高中生活爱憎萌动后的剧烈爆发。就在那些铭刻多少学生爱憎的木板看台背后，高悬着一块白漆的看板，每两年一度的校内运动会便要郑重启用，记录红黄蓝绿白（后来分校建成了还加了紫队）五队的奖牌数量，教血意少年们无不昂首憧憬。

高三那年为了校内运动会把大腿练成铁板，从校门口，背着海峡，往四十度的斜坡向上狂奔，把身子猛地蹬起，坡道旁的红砖墙一次次掠成笔笔潇洒的油彩，被刷毛拉出炽热的线条。

年中假期，队长衔着哨子计数着队员们伏地挺身和仰卧起坐的数次，烈日下将近一小时的暖身运动，感觉就快耗尽体力了才开始真正严酷的训练，按照各自参赛的项目，像我参加百米赛跑、跳远、三级跳，就得做坡道冲刺、单脚蹬跳和跳远技巧训练。

那时候很单纯，本就不是体育校队，却为什么还硬要选拔参加运动会？为什么田径校队里早存在着一位全国级实力的短跑健将，仍还想参加百米竞赛，那么不自量力？现在回想起来，还真说不清，仿佛只是单纯地想奔跑，想要忘情冲刺，想象自己是电视里的飞人，在奥运会最受瞩目的项目中飞扬，或只是想要在那凹凸不平的草场上，在柏油画出的跑道上，感染那种年少热血沸腾的瞬间，享受年少纯粹的虚荣感。

好不容易闯入决赛了，按照预赛成绩排在了第二跑道，左边是传说中的D。平日里我们经常一起踢足球，D是超级前锋，一触球就能把防守球员瞬间甩开十多米，奔跑起来小腿肚的肌肉像两颗硕大的心脏，一紧一松将他泵冲出去，然后右脚暴烈抽射，势不可挡，攻破龙门，因此足球校队出征州县赛事总要征他做外援。场上神勇，私下却相当斯文，D即便说笑时声音也很细，一如他细直整齐的发。还有一张令人嫉妒的俊俏的脸孔，以及那随之而来的明星气质。站在四号跑道的则是Y，是我小学时候的死党，他和D同是校内两位百米成绩能跑在12秒以内的飞毛腿，D的记录是11秒1，Y则是刚好跑在11秒的后半，金银牌在赛前仿佛就已定下了，其他选手大概只能算是陪跑。

陪跑，多么卑微恶戏的一个词。

运动会前一晚还央着爸妈带我到附近体育用品店，绕了几家才找到小腿绷套，以解决连日来单脚蹬训练对小腿骨的挫疼感，睡前还擦了安美露、正骨水之类的东西，弄得十足严肃的阵仗。谁说不是呢？对那个年纪的少年来说，运动会就是生命的全盘意义。

比赛当天清早，仍一如上课日般，熬了燕麦吃（高中那年肠胃老犯病，晨起就得熬燕麦吃，说是能养胃），当然还要加一点炼奶，梳洗后拾起空荡荡的书包，一身简便的运动装，空气特清新，以未曾有过的轻盈迈向学校。

百米赛道就设在看台正前方，司仪介绍选手入场时，看台上各色啦啦队发狂呐喊，旌旗乱舞，司仪念到我的名字时我竟畏缩得不敢向观众示意，脑中一片空白。

各就各位，蹲下，双手左右各开两个虎口的距离，左脚前右脚后，等裁判高喊“预备……”，缓缓撑起臀部，脸面几乎倾斜贴到地面吮吸草地的气息，准备用尽四肢的爆发力，把身体弹入跑道，势要先声夺人，结果D不等裁判鸣枪便冲了出去，虚晃一枪，故意抢跑，场上气氛骤变，这意味着下一次无论谁抢跑都要判罚出局，门外汉如我感觉心脏简直就快炸开了一样。

裁判员正式鸣枪那刻，我马上能感受到是否使用助跑器的区别，那几位来自田径校队的选手，靠那小小几块铁板改变了钉鞋与地面的角度，像是游泳比赛时转身踢墙借力的飞鱼，又似野马后蹬那样把我们这些素人踢开。那一刻，感觉到一种无法赶超对方的无力感，虽然我的身体仍兴奋地冲刺着，钉鞋在晒黄的草与沙化的硬地表间吃力地刨起草与根的碎屑，而D与Y的背影却是越扯越远了，就在那12秒间，从来没有过的丧气感喷涌而出，突然想放弃，那可怕的一闪即逝的念头光速传送到我双腿的神经末梢，仿佛步伐一下子疲软了，那所谓溃败，俨如形神俱溃俱烂俱败坏那般，一时间惊觉自己怎么如此懦弱，想要振作再抖擞精神，却已然太迟。

最后我以第四名完成比赛，无缘摸牌，输给铜牌得主0.03秒，现在想起来，原来一念之间就是这么回事，发生时懦弱得要命，事后又懊悔得不得了，只能于事无补地质问自己，如果当时意志再坚定一点，是不是可以跑出更好的成绩，至少能以素人的身份站上领奖台？

我记得百米跑道尽头是草场与坡道构成的夹角，草地的尽头是沟渠和防滑坡的石墙，还有一棵高三四层楼的青龙木。冲线后我惯性地冲上夹角处，那里有红新月会的成员站岗随时准备救治受伤的选手，有人亲切地上前慰问，我抬起头，胸骨剧烈地起伏，阳光筛过青龙木的枝桠忽左忽右地闪耀，背后传来振聋发聩的欢呼，彻彻底底输了比赛的我深知那不是为我，但那短暂的十数秒却如此热烈而隽永地铭记了我高中生涯的尾声，在一念的遗憾间，在青龙木枝桠婆娑的碎影笼罩中，我的心忘乎所以，砰砰发疼，如此遥不可及却又如此实在。马

雨花茶、 失眠夜以及 人生的 数字危机

文、图 / 吴岫颖



两个小孩终于都睡着后我看看时钟，八点半，忽然想喝茶于是给自己泡了杯浓浓的雨花茶。

雨花茶是住在丹麦的一个沈阳朋友前阵子有事到南京一趟时给我带的。她问我想念南京的什么，我说好多啊都带不回来，要不你给我带点碧螺春吧。她从南京回来说被茶店老板笑话了，怎会在南京买碧螺春呢，该喝雨花茶啊。于是她给我带了雨花茶。

啊啊啊啊是啊，碧螺春是更远一点记忆，二十多年前在无锡喝过的。而我居然忘了南京是雨花城。

十一点多上床，不知怎的脑筋居然开始清醒。明天是星期一，又得开始一星期的工作。最近工作上有点压力，我告诉自己不要想了，试着数呼吸，一。二。三。隐约觉得舌尖还存有一点茶的清香。难道因为雨花茶而清醒？而我居然忘了南京是雨花城。

在南京念书时不过才二十四五岁，虽然和班上的中国同学比起来，我算是大龄学生，但是二十几岁还是坐拥无数青春的。周末还是有兴致和朋友去喝酒狂欢，平时也喜欢或独自或结伴去踩南京的街。去书店。去茶馆喝茶。去夜市吃桂花糕。去吃小笼包、拉面、饺子等等。冬天和朋友去旅游，在没有暖气的小旅馆穿着冬天的厚厚外套盖上棉被睡觉，一边还是不断颤抖。和情人去云南，穿过山野经过峭壁去看虎跳峡。还有雨花石，盛产雨花石的南京。当时有个热衷雨花石收藏的韩国学长，教会我如何欣赏雨花石的美丽，偶尔也在周末和学长一起骑车去雨花石市场寻宝，好像也附庸风雅地买过几颗石头把玩。如今那些石头，当然也和这段记忆一样，不晓得被藏在岁月的哪个角落去了。

居然都过去了，那段岁月。生命中曾经很丰富的一段，居然也会逐渐淡去。

十多年后，我换了一个场景继续人生。然后在这个场景里一走又走了一个十年。最近我开始渐渐了解，为什么从前听奶奶、妈妈，或一些长辈说起从前的事时，他们的脸上总是出现一种带着疑惑的、不解的神情。我自己也开始有这样的茫然了。譬如去夏回国，某日傍晚驱车走过一所小学，我跟小孩说，你们看这是妈妈以前的小学，但是以前这学校不是在这里的。刚落话车子就开到了路旁的乱丛，我说你们看从前学校是在这里的。孩子问妈妈怎么变森林了呢。我的记忆便开始模糊了。记得小六毕业后啊后来听说旧校址被征地发展，后来就要迁校。而那之前先要把新校址那里的几个住户赶走，里面包括小学同学们。再后来经济危机，没发展，旧校址就乱木横生，变成小镇大马路旁的小小丛林了。

这样的往事说着说着，里面包含很多不确定。比如说当我告诉小孩我刚上小学时，学校还没有抽水马桶，我们用的是粪桶厕所。如厕时要赶苍蝇还要掩鼻，每天清晨有工人来清粪桶。后来就筹款建厕所。建好的抽水马桶新厕所，当时却是学校最新最牢固的建筑物。这个从粪桶换抽水马桶的过程中当然还有些事，我却记不清了。小孩后来断断续续问起一些我上学时的事，我记不起只捡一些细节说。我猜当时我的脸上大概也带着一点疑惑的表情，就像我经常在某个瞬间忽然想起人生某个片段的某个细节时，心里的不确定。经常是记得了场景不记得了人，或是记得了名字不记得面孔，又或者仅仅记得一个身影，其他的都忘了。究竟是记忆还是梦境也弄不清楚。那种疑惑啊不解啊，我现在知道了，那是对于时间怎么一下就过了个几十年啊的一种不解。年轻时知道时间走过会留下痕迹，却要到现在才知道，即便是留下的痕迹，随着时间继续走过，也会被抹得很淡很淡地连自己也擦觉不到了。



也许就是这样慢慢老了。

过去的半年内，和一个十多年失联的好朋友H重逢并见了两次面。H曾经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朋友。在我比较孤单的那段人生里，是他一直在旁边陪伴着。因为知道他在，我慢慢学会一个人也可以如鱼得水的过日子。然后我飞到南京再回来，他始终还在。后来我又走了，我们之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信誓旦旦地要保持联系，忽然地就失联。我在异乡扎根的这些年岁里，他偶尔会从记忆里蹦出来，让我的心柔软一点。没有想到这缘分毕竟未尽，十多年后的再次相约，我有点紧张，害怕当初如此熟悉的一个朋友会变得陌生。但是没有，我们坐下来，尽管彼此之间有着时间的隔阂，依旧是絮絮地聊起别后。我看到他眼角的皱纹，以及眼神里的人生。道别的时候很想给他一个拥抱，一如拥抱年轻时的自己，但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相处毕竟是含蓄的，所以仅仅握住了他伸出来的手，郑重地说再见。回家路上，那些年的记忆就断续浮现脑海。

后来又再见了一次。因为已经除去了中间十年的陌生感，我比较能感受现在的我们了。那天聊了一个多小时后说再见，我心里感慨的是时间终究还是，在我们之间留下痕迹了。不是因为不再亲厚，而是因为曾经代表我年轻岁月的他终究也和我一起，走在中年的人生了。那些曾经让我感伤啊微笑啊苦痛啊的年轻岁月，仿佛就真的远去了。我其实有点感伤的，因为时间。时间再一次狠狠地给我一个重击，将一个往日的人送来我跟前，提醒我失去的青春岁月。于是我不得不开始重新检视此刻当下的我。

现在的我没有过得不好，真的。我只是偶尔会有点困惑。我在人妻、母亲、托儿所保育员、同事、下属、异乡人这些角色里交换着身分生活着。上班时面对的小孩、父母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下班后是母亲也是人妻。常常是小孩睡了之后，我带上耳机听曾经熟悉的歌曲，看着电视剧。我觉得在我的众多身分之前，应该还有一个“我”，最原初的那一个“我”。可是我看不到她。我仿佛有点迷失。夜阑人静时我常常找不到自己。我一度忘了自己是谁。飘洋过海来到这样一个异地扎根，说着不属于我的语言遇见完全不了解我过去的人。我现在的人生，和成就现在的我的前一个人生，仿佛没有交集。于是我渐渐地不再写日记，也有一整年的时间，我几乎无法好好地看一页书。因为文字啊常常要让我无法遁形，偏偏我又不大认得现在的自己。于是我躲起来。闲时不爱出门，宅在家里为了躲开人群。而埋首各类戏剧当中是为了躲自己。我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哭自己的心情笑自己的人生，随着剧终又可以假装若无其事地睡去。就这样吧，反正我一时也看不清，先躲开就好。

偏偏梦里有时更为清醒。我的梦里相对是热闹的。常常会有老朋友跑进我的梦里来叙旧，醒来就发现自己的孤独。尽管其实目前的我并不介意这样的孤独，就好像我其实也没有很介意自己的困惑。我并不介意我躲起来，并不介意我暂时看不到自己。我以为这是我目前人生需要一个出口。你知道人有时不能一直不断地认真地对待自己，有时是得要摆烂一下的。去夏回国，我静静地和家人一起生活。真的就是静静地，虽然老公小孩快要闷疯了，我却很需要这样的一种安静。然后我发现我其实现在在过着和母亲几乎一样的人生啊。一天的工作结束后，给小孩张罗吃的，做些家务。等时间剩下自己了，就躲到电视里面，去体会别人的戏剧人生。

我想妈妈这样已经很多年了吧。我记得小学时，常常这样在饭后，一边帮妈妈把洗好的衣服叠折好，一边追看港剧。当时遥控器是在阿公手上，老人家喜欢乱按着转台，妈妈总是没能专心看完一集影剧。我现在回想，妈妈当时有多寂寞啊。我不知道在人妻、母亲、媳妇的身分之间，妈妈是否有着失去自己的失落。又或者在那隔年代，即便这样的失落感也是奢侈的。如今七十岁的妈妈随心所欲地追看自己想看的戏剧，这是真的能让她休息、快乐的活动。我知道，她是享受着的，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时间段。

我自己也是这样，目前、当下，我享受着把自己躲起来的时间段。像一座安全堡垒，自己在里面就很安心，因为不会被什么影响、被自己打败。但是我比妈妈更要贪心一点，我知道自己终究会走出来的。我总会，需要认识自己。

而我快四十了。



我不晓得自己最近这一年来的困惑、不安，究竟是因为生活中一些不能掌控的不顺心，抑或是因为自己很接近中年人生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会有年龄危机这样的心情。十九岁迈入二十时，有点期待、有点恐慌。二十九迈入三十时，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就这样走到四十岁的关口。我其实没有很刻意地用年龄计算人生，但是啊我如今生活的这一个国度，人人对生日都郑重以待，以致早在半年前，身边就开始有人问我：“快四十了啊要如何大肆庆祝”这样的问题被问多了后，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开始有点惶恐——就这样走到四十岁了吗？二十二岁的时候，我暗地里恋着一个卅岁的男子。我总是用仰望的姿态看他、听他说话。那时啊我觉得他是那么地有智慧。我曾经这样希望的，等到我三四十岁的时候，我要有那样的智慧和从容。可是如今站在人生的困顿跟前，四十岁也可以有着二十岁的不知所措。这不是第一次，命运把我送到路口，却不让我看见前方可以有甚么样的选择。这样的困顿会过去的，我知道，只是此刻我有一点想逃回去，逃到我的青春岁月里，好好休息。

可是我的青春岁月很模糊了啊。我真得记不起太多，人和事。一些片段是有的。比如和友伴去看甚么歌曲发表会结束后没有公车，一行青春女子沿着大街大声唱歌一路走了几个小时回去住处。比如每周一个人看多场电影自己一个人在黑暗里感受戏里人生。还有在南京那两年的人生。我青春岁月里暗地里爱过的人。看过的星空走过的风景，很多是模糊了，很多人曾经亲厚的朋友一路走来被我弄丢了。那些曾经的刻骨铭心啊，那些曾经深刻的感受啊，你看都会过去的，而且不留一点印记似的。所以我才会慢慢变得有点不在乎吧。目前现在，一些心情，哭过了就算，笑过了也罢，因为这些啊，再过个十年也都会云消雾散。



于是我慢慢地可以面对自己的压力、困顿、无助，尽管我始终觉得自己不够从容。我还是会暴怒，也许是因为中年人的经前症候群，也许是因为我始终没有足够的智慧面对人生。有的时候生活极累，我倒头就睡，根本顾不上忧心；有的时候会莫名地失眠，时间就回来挑衅我，用各种回忆、情绪来骚扰我的平静。小孩一天天长去，我一日日老去，我把日子过得简单，这是我自己希望的，虽然我偶尔会贪心地希望能拥有更多成就，但是事实上能够平安度日也是一种成就了。

所以啊我就这样走到四十岁的关口了。身边的人啊请不要再问我要不要大肆庆祝了，再多的酒也无法与我的青春岁月碰杯，再多的欢呼也无法将我一路抖落的笑声和眼泪捡起。我只想静静地、若无其事地，走到四十岁的自己跟前，提醒自己，要学会更从容啊，更从容地走接下来的人生路。马

2014年2月
写给即将四十的自己





如果猫 会凌空 飞翔

文、图 / 阿紫

夜里被楼下缱绻缠绵的猫叫声给扰了难以成型的梦。

凌晨时分，屋里一片漆黑，我坐起半倚在墙上继续在那断续的声音里探索——会有多少只小猫开始在一小片子宫里，等待时间拨开它们的眼睛，既浑浊却又透着澄亮地看这世界呢？

故事开始的时间不详。依稀记得那是个太阳高挂的午后，一身疲惫踩过一阶阶的楼梯，被突然窜出来的猫给吓了一跳，锐利的眼神和发光的利齿，直接把我给镇住不敢往前踏一步。战战兢兢地绕过它宣示主权的范围（那明明就是我家外头的储物区），卸下书包后拎着一把雨伞当做护具，往储物区探去，才发现已经长出细毛的小猫在睡梦里，慢慢长大。

成为会飞翔的猫。

日出日落，在平乏的生活里累积匮乏的经验。可每次坐在家门前看三只小猫相扑，用肉蹼探索盆栽或乾脆啃咬植物的叶片，窸窣窸窣地闹了时间的正常运作，便觉日子仿佛轻盈了一些。尤其是它们在盆栽与盆栽之间的跳跃，是一场应对日后艰苦生活的训练，是一种基因血液里流转的天赋，更像一次又一次的美丽飞翔。



如果猫会凌空飞翔，可否带上我的想望一起飞？

喂食时曾被咬了一口，小猫的利齿没有掀开巨大的伤口，也没有撕毁我对它的美丽幻想。只是那隐隐刺痛的感觉在某一天它们被猫妈妈牵引离开后化为一场幽微的记忆。午后的悠闲时光，我用无法调节快门的相机凝注小猫的姿态，那躺在水泥地上撒娇的模样，无害的澄亮眼睛仿佛可以穿透我的寂寞。拿捏一个角度去想像这照片，会看见小猫如凌空踏步的走出自己的节奏，冷不防给你一个回头带点傻愣的样子，再缓缓落地离去。

长大后是否会也会踩着消声的肉蹼如浪人般飘逸在这世间呢？孤高遗世，用飞翔的姿态跳跃与落地，在高处的角落睥睨世间呓语。如果猫会飞翔，请带着这个年岁的我遗落的想望，一起跳过一栋又一栋的建筑……在日头照耀的晨曦在明月妖媚的夜晚，呼吸自由流浪的气息。

那个不敢踏步跳跃的自己，渴望解脱束缚的自己，看着猫跳跃的姿态，笑了一个下午，竟也觉得幸福。马



Departure

诗·摄影 / 郑羽伦



时光娃娃



秒针的过渡并非预想般顺畅
每个刻度之间都有许多日子堆积
仿佛每一个新事物都被旧情感卡着
却说不出什么话来

诗 / 郑羽伦
摄影 / 区绮欣

毕竟多得记不清了
时间就这么模糊
娃娃只选择背着光阴微笑
眼睛眯得只看见世界
一切依旧很开心 

弱者的歌

/ 空白

一、钉

我是一枚不争气的铁钉
在锤子猛烈的打击下
宁愿折腰，也不愿
嵌入
无法自拔的坚强

二、蛙

井口以外的天空很辽阔
月亮以外的繁星很绚烂
我知道 等待以外的追求
很受赞扬

月亮对正井口的一刹
我与枯泥的僵化或许很相似
但坐井观天只是我
仅有任性的沉溺 马

摘星

/ 赖殖康

我仰望天空星群
你俯视着陆星迹
让我们慢慢褪去，彼此
身上的文字嫁衣
尝试自我命名

街道宁静
排坐着列列清晰的恋情
你开始伸手触摸云层
想穿戴星光
欲挖掘二人小宇宙内姿容
月光被你藏起的暗喻

我拉起自己，扶腰
想
是什么让我们相遇
而脚踏处有沟水沥沥
起舞着我们的记忆
你的手依旧不时举起
戴来夜间微凉，轻轻
剥落曾经隔海
那以飞梭换取拥抱的秘密
再次望天时你不再摆动，挽手
数星
叶片大的手掌究竟摘落多少
天空的眼睛
而那时，静被你收起
那一撮等待的月光
却已蘸水归去 马

朦胧

/ 郑羽伦

空白的稿纸呆在
满腹理想的诗人面前
折成烟雨
仿佛生活有时
不清楚自己在干吗
也是一种美学 马

阳光的 约会

/ 程可欣

对不起我打算爽约
昨夜的缠绵，铺陈
一床依依不舍
Room service 早餐
我的咖啡不必加糖
煎蛋只要单面
请拉紧窗帘，别让它
窥见我的留恋 马

舌头

/ 陈伟哲

我舔过冰棒
领悟极地泪腺滚烫的悲壮

我舔过沙砾
认识汪洋枯竭硬化的心事

我舔过寂寞
体会荒草扩散如海的欲火

我舔过时间
了解疤痕形成的化石经历

我舔过梦呓
放弃美好白昼选择偏远地方
相聚，再彻底濡湿你的身体
仿佛小时母亲抹身多病的你
体温自白水的核心倒流沁向
你舌尖上正发芽的幼年苔迹

马

爱着爱着

/ 陈伟哲

更衣室里换衣
你便装
知道门外放晴
还有更多向阳的隐喻
吸收彼此的身影
穿过斑马线
超越青红灯
走通后巷
纯粹对城市的熟练
把夜色披身相爱
浪漫失去路灯沿街
野狗流浪猫
绕着睡意
我们爱着爱着
静静点燃了破晓 马

黑夜

/ 陈伟哲

如果全世界关灯
你还记得
他的长相
是不是一部
没有机械的黑暗 马

微型的武吉

/ 陈政欣

在 2014年金帆图书奖的文学类颁奖礼的讲评里，评审之一的黄琦旺博士说她是把《文学的武吉》当做小说来阅读的。

当时是有些许的错愕，但心中却是窃喜。有人看到《文学的武吉》里的小说基因，怎么说，也是件喜悦的事。

过后再向黄博士讨教，她说：“许多文评家都赞同散文主叙述，小说主叙事（叙说故事），不管怎样，这两种文体展现魅力的地方都在叙述。

《文学的武吉》是给武吉的审美叙述，去掉一般小说“物”的主要焦点，把主角放在时间叙述本身，当这些叙述无意中连串成了一个系统，很自然成了风谣体小说。”

她又说：“《文学的武吉》没有故事，甚至连人物也不是主要的，风土和日常生态使它更不象是什麽，但正是不被体裁的约束，让语言本身展现对地方风土的审美，语言也成为风土的一部分（超越了体裁），反而还原小说这种题材的最原始面貌（街谈巷语），减低了“制作”小说的成分。”

当时撰写《文学的武吉》系列，是想以散文体的叙述来描绘武吉镇这一方水土的人情风貌，但又不想作摄影式的写实，更愿意保持一段距离地以虚拟，想象与魔幻的思维，把这小镇处理得更像是散布于全马各处的华裔小市镇；也想让一些寓言式的，传说式的人物穿梭在小镇的各个时期的各个角落间；所以这书的主角就是这市镇本身，这书的时代背景是这镇的年年代代；所企图的，就是从而追溯这镇的前生与来世。

由于这样的企图心，所以在叙述之余，也不节制地叙事；所以才会搞出这么一本既叙述又叙事，既散文又小说的混杂体。这好。能让读者们站在各自的方位，以各自的审视角度来体会这书，散文也好，小说也罢，这武吉镇，本来就应该就是文学，就让文学的浪漫来炫彩这一方水土的风采。

《文學的武吉》既有小說的基因，其中的一些篇幅，更在微型小說的字数规范內，所以，也愿意把一些篇章，归纳成微型小說。其实，在这之前，一些微型小說选集的征稿，如钦鸿闻彬主编的《回家-马来西亚华文小說选》里，还有凌鼎年主编的微型选集，都收集了《文學的武吉》內一些小說韵味比较浓稠的篇章。

微型小說可以写实，可以魔幻，可以推理与科幻，也可以寓言传奇与言情，更可以笔记式与散文化。写微型，到了一个阶段，还是要意识到蜕变与转型的必要，要注重留白的韵味与故事过后的绕梁余韵。微型小說不能永远在讲故事，或在尾端制作高潮或反高潮，或在为政治或经济承载效应和服务。微型小說应该被当作门文字艺术来处理，还要再开发。但开发什么？如何开发？这不是任何人能说了算；这，只有懂得照镜子的微型小說作者本身才能说了算。视野终究还是宽阔的。

写作《文學的武吉》系列是很愉悦的感受，能在微型小說与散文间迂回，能在试验着文类的混杂时的意会，能在回忆里瞻望到前辈们的传奇与轶事。如今，加上小說基因的被赏识，都是额外的惊喜。

很欣悦的是，经过黄琦旺博士的指点，在窃喜之余，底气也就更为厚实，禁不住地想宣示这《文學的武吉》，也是微型小說集，也是微型小說的另类。

我也要感谢金帆圖書獎主办当局给予的荣誉，也要感谢各位评审的肯定。

陈政欣著作《文學的武吉》，获得本届金帆圖書獎文学类大奖。



文类：散文
出版日期：2014年2月
ISBN：978-983-2812-93-7
定价：RM28
有人出版社

国内
文艺
资讯

第13届全国嘉应散文奖征文比赛 获奖名单揭晓

由雪隆嘉应会馆主办的第13届全国嘉应散文奖征文比赛获奖名单于10月4日揭晓。

这一届征文比赛的评审团队为周锦聪、周若鹏和曾翎龙，由周锦聪担任主评。

冠军获得奖金2000令吉，亚军则是1200令吉，季军800令吉。佳作奖每位奖金为300令吉。主办当局决定把13篇得奖作品集结成书出版。

颁奖典礼于11月23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时在雪隆嘉应会馆4楼礼堂举办。

首奖

马愿越 〈两栖动物〉（吉打）

二奖

黄振江 〈雀战〉（柔佛）

三奖

郑杰芳 〈撒娇〉（柔佛）

佳作奖（10位）

吴鑫霖 〈无糖生活〉

苏慧珠 〈山路〉

伍祖涵 〈蛾〉

林俐娜 〈记一条儿时路〉

颜仕宇 〈妹〉

沈若波 〈只是不舍、却是何奈〉

罗健杰 〈母亲如花〉

林仕静 〈星动心弦〉

黄玮霜 〈族谱〉

陈建豪 〈石头象〉

第六届海鸥文学奖得奖名单揭晓

第六届海鸥文学奖于10月7日公布入围名单，是月25日于八打灵再也的Crystal Crown酒店2楼的阿顺哥鲍鱼酒家举行颁奖典礼。第六届海鸥文学奖是历届反应最热烈的一届，收到参赛作品共230份，参赛者88名。

诗歌组

- | | | |
|-----|-----|---|
| 首奖 | 周若涛 | 〈奶油饼铁罐里的蛇〉〈邻桌咖啡杯里的种子〉〈催泪弹克里的树〉 |
| 评审奖 | 邢诒旺 | 〈叶赛宁的狗〉〈诗身〉〈侧影〉 |
| 评审奖 | 郑羽伦 | 〈末日前夕I玫瑰园〉〈末日前夕II如果时间尚未磨损〉
〈末日前夕III探光〉 |

散文组

- | | | |
|-----|-----|-------------------|
| 首奖 | 翁菀君 | 〈团圆〉〈剪时光〉〈独语台北〉 |
| 评审奖 | 辛金顺 | 〈两乡书〉〈古诗教室〉〈诗中岁月〉 |
| 评审奖 | 罗罗 | 〈回家〉〈凋亡·新生〉〈蚀〉 |

小说组

- | | | |
|-----|-----------|-------------------------|
| 首奖 | 吴鑫霖 | 〈我们在冰冷的岛屿上相拥〉〈如果从这里跳下去〉 |
| 评审奖 | 陈宇昕（牛油小生） | 〈猫在你怀里〉〈阿美丽亚〉 |
| 评审奖 | 邱伟扬 | 〈光〉〈镜子、孤独与海平线〉 |

马华文学评论组

- | | |
|-----|----------------|
| 戴晓珊 | 乘气的《清晨列车》 |
| 刘诗慧 | 封闭与裂缝：剩余者藏身的迷宫 |
| 黎竞桢 | 生死岸边一芥子《百颗芥子》 |

第十三届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征文比赛 成绩出炉

第13届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征文比赛由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主办，这项比赛是从1989年由该校友会开始创办，此届比赛共有155位参赛者，总共有185篇作品，其中30人提供两个作品。所有得奖者将获得现金和奖状，以及十本收录现届优胜作品单行本10本。第一名获得2千令吉，第二、第三名则分别获得1千500令吉和1千令吉的奖金。另选出优胜作品20份，每名奖金300令吉。

此次评审团为作家柏一、伍燕翎及李成友组成。

冠军：

童敏薇 〈上海书局〉

第二名：

王修捷 〈酬神〉

第三名：

孙天心 〈眼神〉、李佩燕 〈带妈妈去旅行〉。

优秀奖（排名不分先后）：

何征仓 〈大狗民〉

刘金进 〈命与路〉

吕辉业 〈一分情缘〉

吴鑫霖 〈这一课〉

黄振江 〈包袱〉

宋飞龙 〈名字〉

尤觉悉 〈一份永远无法传递的爱〉

黎竞桢 〈耳环〉

梁尹暄 〈十二岁的经历〉

汤梅芝 〈勋章〉

王振平 〈孝敬敬老〉

许慧儿 〈代课〉

邹晓莹 〈回乡〉

郑世忠 〈敬老〉

郭兆堂 〈奇迹〉

陈涵妮 〈血魔〉

陈咏晴 〈真相〉

饶莉莉 〈名利〉

马愿越 〈永远的月光〉

马愿越 〈回家〉

第十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

10月25日至10月27日，第十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此届会议由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主办，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作家协会承办。近百位作家、评论家参加研讨会，他们来自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日本、汶莱、泰国、纽西兰、澳大利亚、瑞士、澳门以及香港等，共有12个国家与地区赴会。

是月25日，由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与《星洲日报》合作举办的微型小说讲座，地点在《星洲日报》大礼堂，吸引了100多为华文文学爱好者参加。下午亦举行了《马来西亚微型小说15家》的推介会。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于当晚设宴，并举办了马来西亚第6届海鸥年度文学奖颁奖典礼。

第二天（26日），第十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在晶冠酒店开幕。开幕式上，来自泰国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司马攻先生宣读了荣获“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奖”的得奖作家及作品，得奖者包括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三位终评委郑宗培、司马攻、凌鼎年，为到会的获奖作家颁发了获奖证书与奖金。

研讨会的出席者：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创会会长黄孟文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学会永久荣誉总会长戴小华
马来西亚华文作协顾问云里风
马来西亚华文作协副会长李忆蓀
柯金德
苏清强
年红
秘书长潘碧华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希尼尔
泰国华文作协永久名誉会长司马攻
泰国作协会长梦莉
印尼作协会长袁霓
印尼华文文学社主席林万里
汶莱华文作协会长孙德安

国内 艺文 资讯

纽西兰大洋洲华文作协主席冼锦燕
瑞士的欧洲华文作协原会长朱文辉
澳洲中文作协中华分会会长李明晏
日本国学院大学的渡边晴夫教授
中国的吴林博士等。

研讨会上发表论文者

中国的郑宗培
刘海涛教授
龙钢华教授
萧成教授
香港的东瑞
日本的荒井茂夫教授
马来西亚的许通元、李树枝、马峰等。

提交论文者

日本的渡边晴夫教授
马来西亚的曾沛、陈政欣、刘育龙
新加坡的修祥明
澳门的贺鹏
中国的孟建煌教授、亚华等。

26日当晚，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理事进行了交接。郑宗培会长与凌鼎年秘书长等连任，原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吴新铨系研究会副会长去年因病去世，故增补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王勇为副会长，并增补了新加坡的君盈绿为查账；马来西亚的周锦聪、刘育龙，汶莱的杨镇身受邀成为理事。会上决议，第11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于2016年在泰国召开。

《什么?! 诗刊 What?!Poetry》 第二期稿约

什么形式是什么?! 什么形式不是什么?!
非得如此, 才是此吗? 如果如此, 即非彼吗?
国歌响起, 能有多少种爱国姿势? 啊充满肉欲的爱国姿势?
诗意流过, 你要用什么容器装载?
充斥条条框框的日子里, 且拿条条框框来游戏。
以下, 形式严谨符合规范的征文公告:

一、诗刊概念:

“?” 是疑问, “!” 是惊叹, “?! ” 是疑问和惊叹的碰撞, 诗的火花。来写 “什么!?” 诗, 来读 “什么?! ” 诗。

二、第二期主题: “ 什么?! 形式或反形式/What?! Form or anti-form ”:

审视和试验诗的语言及形式, 例如图像诗、十四行(或反十四行)、散文诗、文体杂交等。截稿日期: 2014年11月30日。

三、稿约:

1. 本刊园地公开, 欢迎国内外与诗有关的创作、评论、翻译。
2. 不定期出版。
3. 刊稿不付稿酬, 但将寄赠作者当期纸本刊物1册。
4. 来稿寄whatpoetry.youren@gmail.com, 请注明真实姓名及通讯地址。

《诗在途中》

作者：黄远雄

文类：诗集

出版日期：2014年10月

ISBN：978-983-2812-99-9

定价：RM26

有人出版社



内容简介

收入黄远雄1967~2013年诗作共九十九首，允为截至目前为止黄远雄诗创作精华之总汇。

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李有成教授特为此书撰写长序推荐：

“在《诗在途中》这本诗选集所收的九十九首诗中，我们看到黄远雄四五年来在诗创作上不同阶段的转变，只是万变不离其宗，他的诗不论抒写个人或者叙写集体，无不指向诗本身之为事件的现象，之为语言活动的历史经验。”

作者简介

黄远雄，1950年生于吉兰丹首府哥打峇鲁。

曾任香烟推销员、铁工、土地测量师、土木工程经理、建筑承包商。

著有诗集《致时间书》（1996，十方）、《等待一颗无花果树》（2007，南方学院）。

作品曾收入《赤道形声》马华文学读本1、《马华文学大系》[1965年~1980年]〔散文1〕、《马华文学大系》[1965年~1980年]〔诗1〕、《马华文学大系》[1980年~1996年]〔诗2〕、《马华新诗史读本》、《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等等。

《苍蝇》

作者：冼文光
 文类：长篇小说
 出版日期：2014年9月
 ISBN：978-967-0744-00-1
 定价：RM28
 有人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将国族、宗教、政治、邻国关系、社会新闻、性爱，甚至权力，欲望等，溶于一炉的长篇小说。

小说中有很多名字可套出另一些东西，包括男主角与女配角等，仿佛一种游戏让读者去填充，想像，新马政治与文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游走与新马两地，再加上作者曾居留的菲律宾，旅居的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种种的现象与乱象，人与鬼（祖先母辈、被炸死的人可以变鬼），还有作者的胡思乱想等。

这是一部在地的前卫小说。

作者简介

冼文光，毕业于马来西亚艺术学院 (MIA)，曾获联合报文学奖新诗大奖、美国芝华日报徵文比赛次奖、嘉应散文奖等。2003年马来西亚东方日报漫画比赛首奖，2006年入围金蝶奖亚洲新人封面设计大奖。漫画获刊于美国、中国、韩国、泰国、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报章、漫画特刊与年鉴。

曾组摇滚乐队MUSHROOM/PROST于新加坡演出；歌曲收录于新马摇滚合辑与“EATING AIR”《吃风》电影原声带。2007-2009年旅居菲律宾写作长篇小说与纯美术创作，并举办过两次个展。

著有诗集《以光为食》《RIZAL AVENUE菲律宾诗记》；长篇小说《情敌》；短篇小说集《柔佛海峡》《男女之事》；绘本《CHINA X'PERIENCE》；编有诗集《我没有饲料喂你的鸟》《潘朵拉的任意门》。目前于新加坡从事广告创意与作画、经营网络商店www.e1menjackets.com。

《胶园深处有人家》

作者：潘歧源

文类：散文

出版日期：2014年10月

ISBN：978-967-419-100-9

定价：RM22

大将出版



内容简介

原名潘玉堂，1941年生于马来西吉打州，曾就读居林觉民中学。曾任胶园工厂管工等多职，现经营制造业。

作者简介

一本描绘1970年代胶园地区割胶工人生活的翔实记录。

作者当年透过观察及走访邻人、同事，加上亲身面临的生活困境，转化为感人文字，以第一人称撰写出多篇散文，让读者穿越时空，回到如今看似不可思议的旧时光。

“父亲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似乎无所不能，凡是和橡胶园有关的知识他都懂。不单如此，家居生活的各种细节，他也都会，比如修理家具、换灯泡、补脚车轮胎都是自己来。大日子都是父亲下厨，还会烧烤，而且做的糕点和街上买回来的一样美味。父亲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上的词典，说什么会什么。靠着父亲这么多的副业，东赚一点，西赚一点，才可能让我们的童年过得很富足。”
——潘碧华（编者）

《诗在台上》

文类：诗集

出版日期：2014年10月

ISBN：978-967-419-101-6

定价：RM18

大将出版



内容简介

“动地吟”起源自1988年的“声音的演出”，截至目前，正式与非正式演出逾百场，累积观众逾四万人。它是诗歌上台、让诗歌走向社会，让群众亲近文学的盛会，所朗唱的诗曲，内容批判现实，文字深入浅出，表达群众的心声；方式，却是亲切且随兴，诗人歌手都以本色示人，朗诵更是活泼和生动，成为日常生活众声喧哗的一部分。

2014年，“动地吟”获“台北诗歌节”主办单位邀请，共襄其盛，终于正式踏出本土，迈上国际舞台。本书收录16位赴台诗人及表演者共30首朗唱诗作，纪念动地吟诗人朋友26年来一路走来努力的成果！

《失窃的伤痕》

作者：张津晖

文类：诗集

出版日期：2014年11月

ISBN：978-967-0565-24-8

定价：RM24

漫延书局



内容简介

张津晖第一本诗集，收录自大学基础班三年来的痴言梦呓。其中记载了作者简单而平凡的人生故事，写下内心鲜为人知的秘密。

作者简介

张津晖，生于1993年，上大学才开始写诗，写得不好，但答应自己在有生之年绝不停笔。此外生性好动，如运动和动脑，常跑到世界以外的世界快活。

《知食份子 3》

作者：林金城

文类：饮食杂志书

出版日期：2014年11月

ISBN：978-967-10103-6-5

定价：RM35

木言社出版



内容简介

大马最知味的饮食杂志书。由林金城负责全书的撰文和摄影，涉足全马城乡，为读者寻味，为食物寻根。内容多元，每期设有主打专题，全面介绍一个地方的特色美食，附推荐餐馆或食摊，以及林金城精心制作的逛食地图。林金城也将针对某种食物，及其演变的各种类型，作深入的介绍和推荐。他在介绍美食时，常嵌入文化及历史，以感性优美、精准独到的文字，让读者了解食物的流传价值和味觉历程。

《知食份子3》重点内容包括：

边走边吃：知食份子林金城雪州觅食路线

之一 | 万挠以北：根登、煤炭山、万挠、双文丹、乌鲁音南马、乌鲁音峇鲁、峇冬加里、叻思、新古毛、龙邦

之二 | 巴生以南：巴生、仁嘉隆、万津、丹絨士拔、双溪比力

精选七家 | 八打灵再也美美食特别企划 | 吃什么最茨厂街

作者简介

林金城，品牌创意顾问，“知食份子·人文空间”策划总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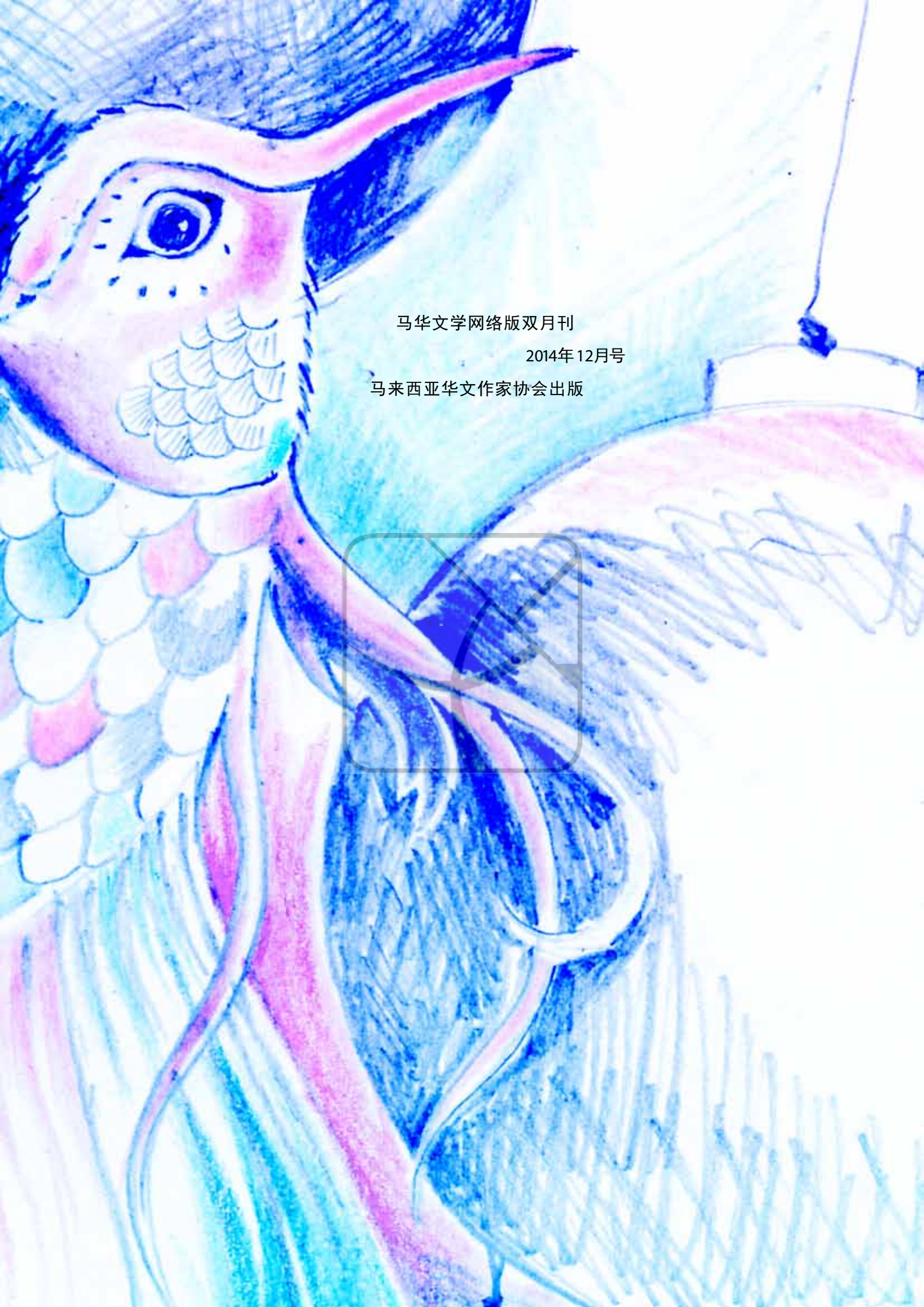
2000年起致力于饮食文化研究，至今已为超过 250 种食物溯源，包括肉骨茶、福建面、海南鸡饭、炒粿条等，堪称最了解马来西亚食物的“知食份子”。

担任电视节目“阿贤人情味”、“阿贤贪吃路线”（大马）及“美食寻根”（新加坡）的节目顾问。

著有诗集《假寐持续着》、散文集《十口足责》、饮食散文集《知食份子》、饮食文化志《知食份子1》《知食份子2》《知食份子3》《安乐茶饭》《味觉散步》等书。

稿約

1. 欢迎创意十足，文学性强劲的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翻译、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料等文体。也欢迎作者自绘插图。
2. 来稿请勿一稿两投或数投。三个月内若未接获采用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
3. 接受繁简文体投稿。请用标准的标点符号。本刊不设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4. 来稿请提供作者中英文姓名、电子邮址、通讯地址、电话号码（手机/住家）。如提供银行户口号码，稿费将直接汇入。
5. 本刊有删改权，修正错别字，如不愿者请事先说明。
6. 作品的文责作者自负。刊载的作品，不代表作协或编者的立场或意识形态。
7. 本刊不接受互相表扬或人身攻击的评论、广告性质的序与跋。
8. 欲宣传新书出版讯息，请寄来基本资料及封面相片即可。文学活动讯息也可酌量发表。
9. 翻译文稿请附原文（传真或电邮）、原作者简介，并注明原文出处。
10. 来稿刊登后，将被视为授权本刊重新制作成电子书。任何电子制作和其他版权归作者本身拥有。
11. 如有意转载、翻译、改编、或收入任何选集文选，请向作者本人洽商，但请注明本刊刊载期数。
12. 来稿请提供纯文字档（.doc 或 .txt）。请寄：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

2014年12月号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